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③ 毡绣



指尖穿梭,驼毛缠绕,仿佛能听见远方的牧歌和声声踏蹄。毡绣,是牧民群众将生活片段、内心情感,一针一线地缝进柔软的毛毡。那里藏着各族人民共同的情感密码。

毡绣如何书写“现代故事”

□范永

将毡绣的纹饰图案融入现代生活,在挂画、坐垫的基础上推出杯垫、笔筒等文创产品,使传统刺绣绽放文化新芽;开启网络直播教学,让毡绣更具美誉度。苏尼特右旗盟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毡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兰图雅从非遗的现代转型探索中获得了“时代红利”。

毡绣技艺最早可追溯至匈奴时期,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为加固毡毡、区分族群,在毛毡上戳刺几何纹、动物纹等实用图案。13世纪后,毡绣技艺初具蒙古族特色,其结合中原刺绣元素,转变审美方向,发展为民间及宫廷装饰。历经千年发展,毡绣已融合游牧与农耕文明特点,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当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逐渐远去,毡绣如何在当代生活中重新获得呼吸与心跳,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非遗绝非是静止的化石,而是流动的江河。传统毡绣产品多为毡房、地毡、马鞍垫等游牧民族生活用品,在当代生活中的适应性已显不足。这要求我们在保留核心技艺与文脉基因的前提下,进行一场从形式到内涵的创造性转化。

毡绣的现代转型中蕴含着更大的创新空间,乌兰图雅的探索只是“冰山一角”。一些前沿设计师已开始探索将毡绣技艺与现代服饰、家居饰品、文创产品相结合,使古老的毡绣从实用品升华为艺术品。传统毡绣匠人与设计师合作,将民族纹样与现代抽象艺术结合,如“草原四季”主题毡绣挂画、“游牧记忆”系列笔记本组等,这种“审美性重构”,既保留了传统技艺精髓,又赋予了产品当代审美价值,吸引了年轻消费群体。

此外,通过应用3D建模和虚拟现实,可以帮助毡绣获得数字化保护和展示;通过“企业+合作社+牧户”模式,可以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使毡绣从传统手工艺转变成现代产业。因此,通过创新设计、数字赋能、产业链整合与市场融合,毡绣不仅可以保留文化根脉,更能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

现代转型需要市场理念与当代审美的“完美融合”,将游牧美学转化为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功能的跨界融合至关重要。当毡绣技艺不再局限于传统用品,而与电子产品保护套、时尚配饰、艺术装置甚至建筑设计相遇,便打开了全新的可能性。非遗的永恒不在于不变的保存,而在于持续的再生。毡绣的现代转型,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创造性旅程。它要求我们既不能盲目追随传统,也不能简单迎合市场,而是要成为智慧的“文化转化者”,在守护技艺灵魂的同时,赋予它与时代对话的能力。

驼绒为线毡为纸 非遗毡绣焕新颜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张莹

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深厚情感,毡绣技艺在一代代“守”艺人的传承保护下,焕发出非遗新的生机与活力。苏尼特右旗盟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毡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兰图雅,守正创新传文化新韵,默默奉献萌文化新芽,让毡绣技艺大放异彩。

乌兰图雅是赛汉乌力吉苏木脑

守艺传承 非遗换彩

干锡力嘎查的牧民,因兴趣使然,自2016年开始研究毡绣技艺。

“我学着绣牛马、绣花草,想把日常见到的美好事物都绣在毛毡上。”她说,小小一方毡绣作品也能容下天地,成为美好生活的记录。

从缝制坐垫,到缝制蒙古包内的装饰品,乌兰图雅的手艺越来越好,成为远近闻名的“巧绣娘”。

最初,嘎查的妇女们利用闲暇时间跟着乌兰图雅一起学习。大家围坐一起唠家常、练手艺。不仅增进了邻里情感,毡绣作品还能补贴家用,拓宽了增收渠道。

2017年,乌兰图雅成立了腾尔利民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不断地创新探索,她以传统图案为“底色”,将驼绒线融入新色彩,让毡绣作品更加耀眼,各式各样的毡绣作品应运而生。

从最初的三五人一起学到十几人、二十人共同绣。渐渐地学习的人多了,她开始通过培训班的形式向大家教学。乌兰图雅每年都会不定期

开班培训,同时她也赴其它旗县(市、区)为喜爱毡绣技艺的人们传授技艺与指导。

“她”和“她们”以毡绣为媒,拧成了一股民族团结的坚韧绳结。

随着网络平台的广泛应用,乌兰图雅也把精力投入到毡绣技艺的推广上。最开始,她还不熟悉如何在网络上教学,粉丝数量较少,直播时间也相对较短。

摸着石头过河,乌兰图雅想,既然开始了就要坚持做下去。她把直播间当成另一个“家”,就像跟朋友们聊天一样,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心得、分享技术,就这样直播间里的粉丝数量达到了2.4万,不仅有全区各地的学生,还有新疆、甘肃等地的粉丝向她学习。自此,毡绣技艺传播得更远、更广。

目前,乌兰图雅依托网络平台,以销售毡绣原材料为主,同时免费教授毡绣技艺。自2024年5月开始直播,她的年收益较往年提高了30万元左右,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毡绣作品的影响力。

团结一心 巧绣新篇

意门生,如今她也在乌兰图雅的带领下,走上了“非遗+网络”的致富快车道。特古斯格日乐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毡绣行列,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能实现自主创业,达到了双重效益”。

近年来,毡绣技艺逐步向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毡绣技艺。苏尼特右旗通过举办各类毡绣大赛、毡绣培训,积极培育与毡绣相关的企业,实现了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产业

优势转化。

毡绣上的斑斓色彩,恰似我们多民族大家庭的璀璨多姿;那一针一线的紧密交织,正是大家共同绘制着名为“中华”的壮丽画卷。



毡绣作品。

印记
YINJI

走过王维 长吟过的大同城

□王宗

踏上额济纳旗的土地,总觉风中裹挟着千古的诗句。王维那首《使至塞上》,便从记忆深处浮现:“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此次阿拉善行正是要寻觅他诗中的那座城——大同城,唐代的同城守捉,宁寇军驻地。

大同城遗址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吉日嘎郎图嘎查西南约19公里处的荒漠地带,当地人唤它“马圈城”。眼前的城池,俯瞰呈“回”字形,分内外城。墙体夯筑而成,残高3—4米,墙体上有成排的空洞,城墙上可见明显的古弱水河道。

风沙掠过,残墙斜坡的沙堆上,俯身可见几根白骨,“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千年诘问在古城墙的上空回荡。一眼千年,这座建于唐朝中期的军事要塞,虽曾与玉门关齐名,如今却在风沙中渐渐消隐。

站在这里,不免想起王维诗中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眼前虽不见三千弱水,但落日依旧浑圆。暮色中的天鹅湖(古居延泽)芦苇在微风里摇曳,远方红日透过云层,洒下缕缕金光,缓缓沉入大漠与天际之间。王维当年想必也立于相似的暮色中,将那塞外的壮阔与苍凉,凝练成这“千古壮观”的诗句。

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塞宣慰将士。彼时,张九龄罢相,对王维不怎么待见的李林甫上台。此行虽有使命在身,亦不乏被排挤出朝的孤寂。他“单车”问边,轻车简从,那份孤独感在“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吟咏中流露——诗人以飘飞的蓬草、北归的大雁自况,委婉传达出内心的漂泊之感与激愤抑郁。

王维途经的居延,在今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吉日嘎郎图嘎查西南约13公里处。弱水(甘肃境内称黑河,内蒙古段称额济纳河)源自青海,一路向北,穿河西走廊,最终注入居延海。这片水域便得名“居延”,匈奴语意为“天池”。遥想王维,当年就是沿着河西走廊这条古老水系的交往、交流、交融之路,走入塞外风沙,并将“居延”二字刻入诗行。

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的“孤烟”,常被指烽火台燃起的燧烟,实际上并不确切。戍边军士点放烽烟是有严格要求的,除非遇有敌情。按照王维这首诗的语境,虽有孤漠寂寥之感,但无战时紧张之状。当地出版的书籍和考古资料指出,“孤烟”不外乎是两种情形——屯田军民炊烟在水边积聚而成,沙漠当中突起的龙卷风。不管何种情形,这直上的孤烟,在浩瀚大漠中,成为了醒目存在的,勾勒出塞外独特的线条。

大同城始建于北周宇文邕时期,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在大同城旧址置同城镇,唐贞观年间在此设同城守捉,垂拱二年(686年)迁置“安北都护府”,唐代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曾设置“宁寇军”。作为当时的军事要塞,它是出塞进入唐朝北部突厥部落的重要关卡,其规模形制与声名显赫的玉门关相仿。

可以想见,王维“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遇的侦察兵,或许正是这同城守捉军事体系的耳目。他最终得知“都护”已抵达更远方的燕然山,故事便戛然而止。

叫“大同”的城池不少,其名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在那战火连天的岁月,人们更加期望社会和谐与天下一统,于是许多地方便以“大同”为名。从“大同城”到“同城”,它就像其名字所寄托的寓意一样,少些纷争,天下太平。

离开大同城,笔者又去了附近的居延海。如今的居延海,经过连续多年的集中调水,已恢复了生机。芦苇丛生,水鸟欢鸣,大雁、黄鹂、红嘴鸥在天空翱翔。这景象,与王维当年所见的苍茫,定然不同。

同是一路西行,王维因被排挤而孤寂,笔者却是为寻古这边塞城池而来。沧桑巨变,居延和大漠犹在,成了我和他跨越1200多年的心灵交汇点。

王维的诗句,比这座古城活得长久。文字的力量就在于此,它能让一座在现实中即将消失的城池,在文化记忆中永恒屹立。走过王维长吟过的那座城,我带走了一襟晚照,长河落日,还有那在历史深处对“天下大同”的吟唱。